

魏

書

三十八

列傳第四十

魏書五十二

趙逸

胡方回

胡叟

宋繇

張湛

宗欽

段承根

闞駟

劉昞

趙柔

索敞

陰仲達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十世祖融漢光祿大夫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

魏書傳四十一

侍郎爲興將齊難軍司征赫連屈丐難敗爲屈丐所虜拜著作郎世祖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豈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其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猶子雲之美新皇王之道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書侍郎神麈三年三月上巳帝幸白虎殿命百寮賦詩逸製詩序時稱爲善久之拜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

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

逸兄温字思恭博學子有高名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沒於氏氏王楊盛盛子難當既有漢中以温爲輔國將軍秦梁二州刺史及難當稱蕃世祖以温爲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長子廣夏中書博士

第三子琰語在孝感傳初姚萇以逸伯父遷爲尚書左僕射卒于長安劉裕滅姚泓徙遷子孫於建業遷玄孫翼翼從子超宗令勝遐叔

三

魏書傳四一

二

卷六

隆穆等太和景明中相尋歸降

翼粗涉書傳通率有器藝初爲平昌太守甚有治稱入歷軍校加鎮遠將軍長史深爲領軍元叉所知待遷光祿大夫卒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超宗身長八尺頗有將略太和末爲豫州平南府長史帶汝南太守加建威將軍賜爵尋陽伯入爲驍騎將軍超宗在汝南多所受納化貨賂太傅北海王詳詳言之於世宗除持節征

虜將軍岐州刺史徙河東太守卒官超宗在河東更自修厲清靖愛民百姓追思之贈本將軍華州刺史諡曰成伯

子懿襲爵歷員外常侍尚書郎

超宗弟令勝亦長八尺踈狂有放肉力歷河北恒農二郡太守並坐貪暴為御史所彈遇赦免神龜末自後將軍太中大夫出為恒農太守卒官令勝寵惑妾潘離棄其妻羊氏夫妻相訟迭發陰私醜穢之事彰於朝野

魏書傳四

三

遜初為軍主從高祖征南陽景明初為梁城戍主被肅衍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牟平縣開國子食邑二百戶後以左軍將軍假征虜將軍督巴東諸軍事南鄭時肅衍冠軍將軍軍主姜脩衆二萬屯羊口輔國將軍姜白龍據南城龍驤將軍泉建率士民北入桑坏姜脩又分軍據興勢龍驤將軍譚思文據夾石司州刺史王僧炳頓南安並扇動夷獠規翻南鄭遐率甲士

九千所在衝擊數百里中苦天不摧靡前後斬首
五千餘級還以輔國將軍出爲滎陽太守時蕭
衍將馬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嬰城
固守以遐持節假平東將軍爲別將與劉思祖
等救之次於鮑吳朐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
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徑來逆
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陳奔退遐孤軍奮擊獨
破仙琕斬其直閭將軍軍主李魯生直後軍主
葛景羽等仙琕先分軍於朐城之西阻水列柵

三十一

魏書傳四十一

四

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
枚夜進破其六柵遂解固城之圍進救朐城都
督盧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
賊衆軍大崩昶棄其節傳輕騎而走惟遐獨握
節而還時仲冬寒盛兵士凍死者朐山至於郟
城二百里間僵尸相屬昶儀衛失盡於郟城借
假節以爲軍威遐坐失利免官延昌中起爲光
祿大夫使持節假前將軍爲別將防捍西荆又
爲別將隸蕭寶夤當西征治堰熙平初出爲平西

將軍汾州刺史在州貪濁聞於遠近卒贈安南將軍豫州刺史謚曰襄

子子獻襲爵

子獻第四弟子素司空長流參軍

叔隆步兵校尉永平初同懸瓠城民白早生之逆鎮南邢巒平豫州獲而宥之後以貨自通得為秦州關西府長史加鎮遠將軍秦州殷富去京懸遠叔隆與敕使元脩義同心聚歛納貨巨万拜冠軍將軍中散大夫尋遷左軍將軍太中

魏書傳四十一

五

大夫賂司空劉騰出為中山內史在郡無德政專以貨賄為事叔隆姦詐無行忘背恩義懸瓠之免是其族人前軍將軍趙文相之力後無報德之意更與文相斷絕文相長者不以為恨及文相為汝南內史猶經紀其家後文相卒叔隆了不恤其子弟時論賤薄之

穆善書記有刀筆之用為汾州平西府司馬翼臨亡以穆託領軍元文以穆為汝南內史胡方回安定臨涇人義周姚泓黃門侍郎

方回赫連屈丐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可觀
為屈丐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世祖
破赫連昌方回入國雅有才尚未為時所知也
後為北鎮司馬為鎮脩表有所稱慶世祖覽之
嗟美問誰所作既知方回召為中書博士賜爵
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
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並愛重之清貧守道以
壽終

子始昌亦長者有父風歷位至南部主書

三五
魏書傳四一

六

子醜孫中書學生祕書郎中散世不治產業家
甚貧約兄弟並早亡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有冠冕為西夏
著姓叟少聰敏年十三辨疑釋理知名鄉國其
意之所悟與成人交論甚有屈焉學不師受友
人勸之叟曰先聖之言精義入神者其唯易乎
猶謂可思而過半末世腐儒粗別剛柔之位寧
有探賾未兆者哉就道之義非在今矣及披讀
群籍再閱於目皆誦於口好屬文既善為典雅

之詞又王爲鄙俗之句以姚政將衰遂入長安
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
閱典墳多蔑時輩知叟至召而見之祖思習常
待叟不足叟聊與叙溫涼拂衣而出祖思固留
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而反乎叟對曰
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也
遂不坐而去至主人家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
時年十有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由世有
協時事而未及鄙黷人皆竒其才畏其筆世猶
傳誦之以爲笑狎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入
漢中劉義隆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以叟才
士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
州叟隨入蜀多爲豪雋所尚時蜀沙門法成鳩
率僧旅幾于千人鑄丈六金像劉義隆惡其聚
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陽啓申其美遂得
免焉復還於蜀法成感之遺其珍物價直千餘
匹叟謂法成曰緯蕭何人能棄明珠吾爲德請
財何爲也一無所受在益土五六載北至楊難

當乃西入沮渠牧犍遇之不重叟亦本無附之
之誠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羣大
吠新客佞闇排踈賓直迹旣以塞曲路非所遵
望衛惋祝鮓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
輔仁伯達見詩謂叟曰齊州雖地居戎域然自
張氏以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曷祝鮓之
有也叟曰古人有言君之聞鞞鼓之聲則思戰
爭之士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地
陋僻而僭徽號居小市于大寧若茲乎徐偃之轍

故不旋踵矣吾之擇木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
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叟旣先歸國朝廷以其
識機拜虎威將軍賜爵如復男家於密雲蓬室
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金城宗舒曰我此生
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極謝其高矣後叟被徵至
謝恩并獻詩一篇高宗許召叟及舒並使作檄
劉駿蠕蠕文舒文劣於詔文舒尋歸家叟不治產
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爲耻養子字螟蛉以自給
養母至貴勝之門恒乘一特牛敝韋袴褶而已

作布囊容三四斗飲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
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李敷嘗
遺之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曰吳鄭之
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絃葦爲幽贊以
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
李璨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之叟謂
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
何計也譏其惟假盛服璨惕然失色叟少孤每
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之號春秋當祭之前

嘉靖八年補刊

魏書傳四十

九

黃翰

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審常順陽馮翊
田文宗上谷侯法僑攜壺執榼至郭外空靜處
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敦煌汜潛家善釀酒
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虎河東
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於
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
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示
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值叟短褐曳柴從田
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其館宇卑

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羹見其二妾
並斗褻跛眇衣布穿敝閭見其貧約以物直十
餘匹贈之亦無辭愧問作宣命賦叟爲之序密
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麻布穀麥叟隨
分散之家無餘財年八十而卒叟元妻敦煌宋
氏先亡無子後庶養者亦皆早夭竟以絕後叟
死無有家人營主凶事胡始昌迎而殯之于家
葬於苜蓿次即令一弟繼之龍襲其爵始復男虎威
將軍叟與始昌雖爲宗室而性氣殊詭不相好

魏書傳四十

十一

附於其存也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
以爲非必敦哀踈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宋繇字體業敦煌人也曾祖配祖悌世仕張軌
子孫父僚張玄靚龍驤將軍武興太守繇生而
僚爲張密邑所誅五歲喪母事伯母張氏以孝聞
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繇少而有志尚喟然
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自
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閉
室誦書晝夜不怠博通經史諸子羣言靡不覽

綜呂光時舉秀才除郎中後奔段業業拜繇中散常侍繇以業無經濟遠略西奔李暠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雅好儒學雖在兵難之間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停寢政事引談經籍尤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泉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曰孤不喜尅李歆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中委以銓衡之任蒙遜之將死也以子牧犍委託之牧犍以繇爲左丞送其妹與平公主於

嘉靖十年刊

一魏傳四十

十一

京師世祖拜繇爲河西王右丞相賜爵清水公加安遠將軍世祖并涼州從牧犍至京師卒謚曰恭

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

巖子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輔國將軍咸陽太守

子超尚書度支郎

超弟稚字季預師事文邑李紹伯受諸經傳性清嚴治家如官府太和中拜司徒屬又以例降

除西中府戶曹參軍轉并州城陽王鸞城局參
軍景明二年拜白水縣令在縣士人頗得民
和遷青州渤海太守正光三年卒

子遊道武定末太尉長史

張湛字子然字仲玄敦煌人魏執金吾恭九
世孫也湛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沖素有
大志仕沮渠蒙遜黃門侍郎兵部尚書涼州平
入國年五十餘矣賜爵南浦男加寧遠將軍司
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國家西平河右

魏書傳四十

十二

敦煌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
並有雋才見稱於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
傳卦解之遂相勸為注故因退朝之餘暇而為
之解焉其見稱如此湛至京師家貧不粒操尚
無虧浩常給其衣食每歲贈浩詩頌浩常報答
及浩被誅湛懼悉燒之

兄懷義閑粹有才幹遭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
除而蔬糲弗改卒于征西參軍

長子廣平高平令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也父慶字文友呂光太常
卿欽少而好學有儒者之風博綜羣言聲著河
右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欽上東宮
侍臣箴曰恢恢之古悠悠生民五才迭用經叙
彝倫臣父維子弼君伊臣顛而能扶屈而能申昔
在上聖妙鑒厥趣不曰我明而乖其度不曰我
新而忽其故如彼在泉臨深是懼如彼覆車望
途改步是以今問宣流英風遠布及於三季道
喪純遷桀起瓊臺紂醜糟山周滅妖妣羿喪以

田險詖蔽其耳目鄭衛陳於其前枯才肆虐異
端是纏豈伊害身厥胤殲焉茫茫禹跡畫爲九
區昆蟲鳥獸各有巢居雲歌唐后垂橫美虞踈
網改祝般道攸敷龍盤應德隋虵銜珠勿謂無
心識命不殊勿謂理絕千載同符爰在子桓靈
數攸臻儀形徐阮左右劉陳披文採友叩典問
津用能重離龍襲曜魏鼎維新於昭儲后運應玄
籙夕惕乾乾虛於遠屬外撫幽元內懷梵獨猶
懼思不逮遠明不遐燭君有誨臣庭立謗木本

枝克昌永符天祿微臣作箴敢告在僕世祖平
涼州入國賜爵封樹男加鷹揚將軍拜著作郎
欽與高允書曰昔皇綱未振華裔殊心九服分
隔金蘭莫遂希懷守勳廷想積矣遂其願爰
邁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喬位垂担子而義
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諮
路塞端拱蓬宇歎慨如何不量鄙拙詩數韻
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莊生之
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

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曜榛茶逼連城
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詩曰菟菴恒嶺混養滄
溟山挺其和水耀其精啓茲令旌應期以誕生華
冠衆彥偉邁君英其於穆吾子官員藉茂如彼
松竹陵霜擢秀味老思冲前易體復戢翼九臯
聲溢宇宙其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
明內鏡乾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
徑其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旨
帝用訓諮明發虛心廣闢四門披延髦士其爾

應其求翰飛東觀口吐瓊一字揮霄翰彈真珠
零落紙錦粲墳無疑割典無滯泮其五山降則謙
含柔為信林崇日漸明外斯進有邈夫子兼茲
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岐其六南董邈矣史功不
申固傾佞竇雄穢美斯遷以陵腐邑由卓泯時
無逸勤路盈摧輪其七尹佚謨周孔明述魯抃揚
羣致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謂古今
建規易矩其八自昔家居沉淪西藩風馬既殊標
榜莫緣開通有運闇遇當年披衿暫四定六父一

魏書傳四

十五

言其九諮疑祕省訪滯京都水鏡叔度洗吝田蘇
望儀神婉即象心虛悟三禮樂採研詩聖書其履
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迂踰激電進之由
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顏落倩其十文以會友
友由知己詩以明三言以通理眇坎迷流覲良
闇止伊介虬光四鱗曲水其十一允荅書曰頃因行
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必力為日久矣王途一啓
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如有已足下兼愛為心
每能存顧養之以風味古之以德音執翫及西

銘於心抱吾少乏三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
賴賢勝以自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
雅贈即應有答但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訓所
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今往詩一篇誠不一標
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滯領其至音詩曰
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士載耀靈珠猶矣
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郢城振彩涼區其吾生朗
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奔世克陰方圓備體淑
德斯融望傾羣雋鄉音駭華戎一響音駭伊何金聲

魏書傳四十

十一

允著臣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恬心初素
潛思淵渟秀藻雲布其上天降命祚錚有代協
耀紫宸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一覆載招延隱
叟永貽大賚其伊余櫟散才至一用微道緣幸會
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厠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
天暉其明外非諭信漸難兼體一卑處一豈曰能
謙進不弘道退失淵潛既慙朱闕亦一閭閻其
史班稱達揚祭致深負荷典策載蹈於心四轍
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其遠思古

賢內尋諸已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
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止其八世之圮矣靈
運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莫
從王澤遠灑九服來同其九在昔平吳二陸稱
寶今也剋涼吾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爲群表我
思與之均於紵縞其十仁乏田蘇量非叔度韓
生屬降林宗仍顧千載曠遊遘茲一遇藻詠風
流鄙心已悟其十一年時迅邁物我俱逝任之
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亦敞兩間可守
安有回賜其十二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勿
頊義已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
忘歲寒崔浩之誅也欽亦賜死欽在河西撰蒙
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弟舒字景太蒙遜庫部郎中與兄同歸國賜爵
句町男加威遠將軍名亞於兄子孫皆衰替
段承根武威姑臧人自云漢太尉頰九世孫也
父暉字長祚身長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
愛之有一童子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

暉請馬暉戲作木馬與之童子甚悅謝暉曰吾
太山府君子奉敕遊學今將欲歸煩子厚贈無
以報德子後位至常伯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
言終乘木馬騰空而去暉乃自知必將貴也乞
伏熾磐以暉爲輔國大將軍涼州刺史御史大
夫西海侯磐子暮末襲位國政衰亂暉父子奔
吐谷渾暮瑣暮瑣內附暉與承根歸國世祖素
聞其名頗重之以爲上客後暉從世祖至長安
有人告暉欲南奔世祖問曰何以知之告者曰

嘉靖十年補刊

魏傳四十一

十八

暉置金於馬韉中不欲逃走何由爾也世祖密
遣視之果如告者之言斬之於市曝尸數日時
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
枯井女爲敦煌張氏婦久而聞之乃向長安收
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踈薄有始無
終司徒崔浩見而竒之以爲才堪注述言之世
祖請爲著作卽引與同事世咸重其文而薄其
行甚爲敦煌公李寶所敬待承根贈寶詩曰世
道衰陵淳風殆緬衢交問鼎路盈訪彊徇競爭

馳天機莫踐不有真宰榛棘誰揃其一於皇我
后重明襲煥文以息煩武以靜亂剖蚌求珍搜
巖采幹野無投綸朝盈逸翰其二自昔涼季林
焚淵涸矯矯公子鱗羽靡託靈慧雖奮袂氛未
廓鳳戢崑丘龍潛玄漠其三數不常擾艱極則
夷奮翼幽裔翰飛京師珥蟬紫闥杖節方畿弼
我王度庶績緝熙其四自余幽淪眷參舊契庶
庇餘光優游卒歲忻路未淹離轡已際顧難分
岐載張載繼其五聞諸交舊累聖疊曜淳源雖

漓民懷餘劬思樂哲人靜以鎮躁藹彼繁音和
此清調其六詢下曰文辨訐曰明化由禮治政
以寬成勉崇仁教播德簡刑傾首景風遲聞休
聲其七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承根外孫長
水校尉南陽張令言美鬚髯言談舉止有異武
人李琰之李神雋一時名士並稱美之

闕駟字玄陰敦煌人也祖倜有名於西土父玖
爲一時秀士官至會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
人三史群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

易傳學者藉以通經撰十三州志行於世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治損益拜祕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加奉車都尉故隸待之彌重拜大行遷尚書姑臧平樂平王不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薨之後還京師家甚貧敝不免飢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昞字延明敦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昞年十四就博士郭瑀學時瑀弟子五百餘人

魏書傳四十

二十

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昞遂別設一席於坐前謂諸弟子曰吾有一女年向成長欲覓一快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昞遂奮衣來坐神志肅然曰向聞先生欲求快女婿昞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昞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之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李暉私署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暉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治昞時侍側前請代暉暉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值何

異孔明之會玄德過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高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晷白日且然夜可休息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老之將至孔聖稱焉昞何人斯敢不如此昞以三史文繁者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涼書十卷敦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並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祕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為

魏書傳四十一

二十一

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焉時同郡索敞陰興為助教並以文學見舉每市衣而入世祖平涼州士民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王從事中郎世祖詔諸年七十以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昞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悲亦作非谷窟遇疾而卒昞六子長子僧衍早亡

次仲禮留鄉里

次字仲次貳歸少歸仁並遷代京後分屬諸州

為城民歸仁有二子

長買奴

次顯宗太和十四年尚書令冲奏泗河右碩儒
今子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
是除其一子為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
光奏曰臣聞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立言死而不
朽前哲所尚思人愛樹自古稱美故樂平王從
事中郎敦煌劉昉著業涼城遺文茲在篇籍之
美頗足可觀如或愆黷當累家數世之宥況乃維

魏書百傳四十一

三三三

其考者

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今以淪皂隸不獲收異儒
學之士所為竊歎臣忝職以教員以聞奏乞敕
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用廣聖朝旌善繼絕
敦化厲俗於是乎在四年六月詔曰昉德冠前
世蔚為儒宗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
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為榮

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
右沮渠牧犍時為金部郎世祖平涼州內徙京
師高宗踐阼拜為著作郎後以歷効有績出為

河內太守甚著仁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緡柔呼主還之後有人與柔鐔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於市有從柔買索緡二十匹有商人知其賤與柔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也遂與之搢紳之流聞而敬服焉其推誠秉信皆此類也隴西王源賀採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爲之注解咸得理衷爲當時雋僧所欽味焉又憑立銘讚頗行于世

子默字沖明武威太守一

索敞字巨振敦煌人爲劉昞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昞之業涼州平入國以儒學見拔爲中書博士篤勤訓授肅而有禮京師大族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敞遂講授十餘年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其名字論文多不載後出補扶風太守在位清貧未幾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詔贈平南將軍涼州

刺史謚曰獻

敞子僧養中書議郎京兆太守

僧養子演貴征東府參軍

演貴子懷真字公道武定末侍御史初敞在州之日與鄉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屈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為奴五年敞因行至上谷遇見世隆語其由狀對泣而別敞為訴理得免世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耘耨早朝拜父來亦如之鄉人欽其篤於

魏書傳四十

二十四

事親

陰仲達武威姑臧人祖訓字處道仕李暠為武威太守父華字季文姑臧令仲達少以文學知名世祖平涼州內徙代都司徒崔浩啓仲達與段承根云二人俱涼土才華同修國史除祕書著作郎卒

華次子周達徐州平南司馬太山太守

周達子遵和小名虎頭好音律尚武事初為高祖挽郎拜奉朝請後廣平王懷取為國常侍遵

和便辟善事人深為懷以所親愛轉司空法曹大尉中兵參軍又為汝南王悅郎中令復被愛信稍遷龍驤將軍驍騎將軍豫州都督鎮懸瓠孝莊末除左將軍行豫州刺史時前行州事元崇禮被徵將還既聞介朱兆入洛遂矯殺遵和擅攝州任後追贈平南將軍涼州刺史

遵和兄子道方性和雅頗涉書傳深為李神雋所知賞神雋為前將軍荊州刺史請道方為其府長流參軍神雋曾使道方詣蕭肅行雍州刺史

蕭綱論邊事道方風神沉正為綱所稱正光末蕭綱遣其軍主曹義宗等擾動邊蠻神雋令道方馳傳向新野處分軍事於路為土因村蠻所掠送於義宗義宗又傳致襄陽仍送於蕭衍囚之尚方孝昌中始得還國既至拜奉朝請轉負外散騎侍郎孝莊初遷尚書左民郎中修起居注永安二年詔道方與儀曹郎中王元旭使於蕭衍至南兗州有追還轉安東將軍光祿大夫領民郎中太昌初卒年四十二人咸嗟

情之贈撫軍將軍荊州刺史

史臣曰趙逸等皆通涉經史才志不羣價重西
州有聞東國故於流播之中拔泥滓之上人之
不可以無能信也胡叟顯晦之間優遊無悶亦
一世之異人乎

列傳第四十

魏書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一

魏書五十三

李孝伯

李冲

李孝伯趙郡人也高平公順從父弟父曾少治鄭氏禮左氏春秋以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不就門人勸之曾曰功曹之職雖曰鄉選尚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叔敬有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還家講授太祖時徵拜博士出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劫盜奔鼠太宗

魏傳四二

嘉之并州丁零數為山東之害知曾能得有姓死力憚不入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謂趙郡地也賊長責之還令送鹿故處隣郡為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平原將軍荊州刺史栢仁子謚曰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書言美風儀動有法度從兄順言之於世祖徵為中散世祖見而異之謂順曰具卿家千里駒也遷祕書中散轉侍郎光祿大夫賜爵南昌子建威將軍委以軍國機密甚見

親寵謀謨切祕時人莫能知也遷北部尚書以
頻從征伐規略之功進爵壽光侯加建義將軍
真君末車駕南伐將出彭城劉義隆子安北將
軍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將馬文恭率步騎萬
餘至蕭城前軍擊破之文恭走免執其隊主蒯
應義隆聞大駕南巡又遣其弟太尉江夏王義
恭率衆赴彭城世祖至彭城登亞父冢以望城
內遣送蒯應至小市門宣世祖詔勞問義恭率
并遣自陳蕭城之敗義恭等問應魏帝自來以
不應曰自來又問今在何處應曰在城西南又
問士馬多少應曰中軍四十餘萬駿遣人獻酒
二器甘蔗百挺并請駱駝世祖明日復登亞父
冢遣孝伯至小市駿亦遣其長史張暢對孝伯
孝伯遙問暢姓暢曰姓張孝伯曰是張長史也
暢曰君何得見識孝伯曰旣涉此境何容不悉
暢問孝伯曰君復何姓居何官也孝伯曰我戎
行一夫何足致問然足與君相敵孝伯曰主上
有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朕亦不攻

彭城何爲勞苦將士城上嚴備今遣賜駱駝及
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政可施於彼國何得
稱之於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暢
曰是也孝伯曰我朝廷奄有一國率土之濱莫
敢不臣縱爲隣國之君何爲不稱詔於隣國之
臣孝伯又問暢曰何至忽遽杜門絕橋暢曰二
王以魏帝壁壘未立將士疲勞此精甲十萬人
思致命恐輕相凌踐故且閉城耳待休息士馬
然後共治戰場剋日交戲孝伯曰今行禁止主
將常事宜當以法裁物何用發橋杜門窮城之
中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萬復可以
此相矜暢曰王侯設險何但法令而已也我若
誇君當言百萬所以言十萬者正是二王左右
素所畜養者耳此城內有數州士庶工徒營伍
猶所未論我本鬪人不鬪馬足且冀之北土馬
之所生君復何以逸足見誇也孝伯曰王侯設
險誠如來言開閉有常何爲杜塞絕橋之意義
在何也此城守君之所習野戰我之所長我之

恃馬猶如君之恃城耳城內有吳思者嘗至京師
義恭遣視之思識是孝伯思前問孝伯曰李崇書
行途有勞孝伯曰此事應相與共知思荅曰緣共
知所以仰勞孝伯曰感君至意既開門暢屏人却
仗出受賜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騾馬
賜安北蒲萄酒及諸食味當相與同進暢曰二三
敬白魏帝知欲垂見常願面接臣受命本朝忝居
藩任人臣無境外之交故無容私覲義恭獻皮袴
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孝伯曰又有詔太

尉安北久絕南信殊當憂悒若欲遣信者當為
護送脫須騎者亦當以馬送之暢曰此方間路甚多
使命日夕往復不復以此勞魏帝也孝伯曰亦知
有水路似為白賊所斷暢曰君著白衣稱白賊也
孝伯大笑曰今之白賊似異黃巾赤眉暢曰黃巾
赤眉不在江南孝伯曰雖不在江南亦不離徐方
也孝伯曰向與安北相聞何以久而不報暢曰二
王貴遠啓聞為難孝伯曰周公握髮吐哺二王何
獨貴遠暢曰握髮吐餐不謂隣國之人也孝伯曰

本邦尚爾隣國彌應盡恭且賓至有禮主人宜以禮接暢曰昨見衆賓至門未爲有禮孝伯曰非是賓至無禮直是主人忽忽心無待賓調度耳孝伯之言有詔程天祚一介常人誠知非江南之選近於汝陽身被九槍落在激水我使牽而出之凡人骨肉分張並思集聚聞其弟在此如何不遣暫出尋自令反豈復苟留一人暢曰知欲程天祚兄弟集聚已勒遣之但其固辭不往孝伯曰豈有子弟聞其父兄而反不肯相見此

便禽獸之不若貴土風俗何至如此世祖又遣賜義恭駿等氈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豉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上自食黑鹽治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而服胡鹽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鹽駁鹽臭鹽馬齒鹽四種並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至朕間彼此之情雖不可盡要復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爲人暢曰魏帝久爲往來所具李尚書親自銜命不患彼此不盡故不復遣信義恭獻

燭十挺駿獻錦一匹孝伯曰君南士士人何爲
著儒君而著此將士去何暢曰士人之言誠爲
多愧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陳之間不容緩服
孝伯曰永昌王自頃恒鎮長安今領精騎八万
直造淮南壽春亦閉門自固不敢相禦向送劉
康祖首彼之所見王玄謨甚是所悉亦是常才
耳何意作如此在使以致奔敗自入境亡百餘
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抗鄒山之險彼之所憑
前鋒始得接手崔邠利便爾入穴將士倒曳出

之至上下其生命今從在此復何以輕脫遣馬
文恭至蕭肅縣使望風退撓也彼之民人甚相忿
怨言清平之時賦我租帛至有急難不能相拯
暢曰知永昌已過淮南康相爲其所破比有信
使無此消息王玄謨南士偏將不謂爲才但以
其北人故爲前驅引導耳大軍未至而河冰向
合玄謨量宜反旆未爲失策但因夜回歸致戎
馬驚亂耳我家懸瓠小城陳憲小將魏帝傾國
攻圍累旬不剋胡盛之偏裨小帥衆無三旅始

濟朔水魏國君臣奔散僅得免脫滑臺之師無所多愧鄒山小戍雖有微險河畔之民多是新附始慕政化姦盜未息示使崔邪利撫之而已今雖陷沒何損於國魏帝自以十萬之師而制一崔邪利乃復足言也近聞蕭縣百姓並依山險聊遣馬文恭以十隊迎之耳文恭前以三隊出還走彼大營嵇玄敬以百舸至留城魏軍奔敗輕敵致此亦非所卹王境人民列居河畔二國交兵當互加撫養而魏師入境事生意意外官

嘉靖八年補刊

魏書傳四十一

七

黃統

不負民民亦何怨知入境七百里無相捍拒此自上由太尉神筭次在武陵聖略軍國之要雖不預聞然用兵有機間亦不容相語孝伯曰君藉此虛談支離相對可謂遁辭知其所窮且主上當不圍此城自率衆軍直造瓜步南事若辦城故不待攻圍南行不捷彭城亦非所欲也我今當南欲飲馬江湖耳暢曰去留之事自適彼懷若魏帝遂得飲馬長江便爲無復天道孝伯曰自北而南實隹人化飲馬長江豈獨天道暢

將還城謂孝伯曰冀蕩定人有期相見無遠君若
得還宋朝今為相識之始孝伯曰今當先至建
業以待君耳恐爾日君臨二王面縛請罪不暇
為容孝伯風容閑雅應答如流賜及左右甚相
嗟歎世祖大喜進爵宣城公興安二年出為使
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秦州刺史太安五年
卒高宗甚悼惜之贈鎮南大將軍定州刺史諡
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朝野書或
咸推重之恭宗曾啓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

魏書傳四十一

有一孝伯足治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求訪此人
輩亦何可得其見賞如此性方慎忠厚每朝廷
大事有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不從者
至於再三削滅葦草家人不見公庭論議常引
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是非終
不抑折及見世祖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名以
為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後軍
國之謀咸出孝伯世祖寵眷有亞於浩亦以宰
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知也

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彪使於江南蕭繹謂之曰孝伯於卿遠近其為遠人所知若此孝伯妻崔暕女高明婦人生二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為妻也憎忌元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為也元顯志氣甚高為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民安仁並有風度

安民龍齋爵壽光侯司徒司馬卒贈郢州刺史無子爵除

魏書傳四上

九

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

安民弟豹子正光三年上書曰竊惟庸勳實勞

有國恒典興滅繼絕哲后所先是以積德累忠

春秋許宥十世立功著節河山誓其永久伏惟

世祖太武皇帝英勳自天籠罩日域東清遼海

西定王門凌滅漠北飲馬江水臣三父故尚書

宣城公先臣孝伯實其基感會邀幸昌辰綢繆幃

幄繡纓侍從廟筭嘉謀每蒙顧採于時儲后監

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方有孝伯足以治天下

何用多爲其具委遇。八至於此是用寵以元凱
爵以公侯詔冊曰江陽之巡竒謀屢進六師大
捷亦有勲焉出內勤之寵遇隆厚方開大賞而
世祖登遐梓宮始遷外任名岳高宗沖年纂運
未及追叙臣行外百靈先臣棄世微績未甄誠
志長奪指紳命傷且世朝野咸哀不永臣亡兄
龔襲無子封除永惟宗構五情崩圯先臣榮寵前
朝勲書王府同之常倫爵封埋隧準古量今實
深荼苦竊惟朝例廣川王遵太原公元大曹等

並以勲重先朝世絕繼祀或以傍親或聽弟龔襲
皆傳河山之功垂不世之賞況先臣在蒙委在
還等時幃帟勲著於中聲傳於外事等功均今古
無易是以漢賞信布裁重良平魏酬張徐不棄
苟郭今數族追賞於先朝之世先臣絕封於聖
明之時瞻流顧侶存亡永恨竊見正始中爰發
存亡之詔褒賢報功之旨熙平元年故任城王
澄所請十事復新前澤成一時之盛事垂曠代
之茂典凡在纓紱誰不感慶蓋以將獎勸來今垂

範方古且劉氏偽書翻流上國尋其訛謗百無
一實前後使人不書姓字亦無名爵至於張暢
傳中略叙先臣對問雖改脫略盡自欲矜高然
逸韻難虧猶見稱載非直存以去於時沒亦有彰
國美乞覽見此書昭然可見則微微表樓重起一
朝先臣潛魂結草於千載矣卒不得龔

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宗之世祖詔
州郡舉賢良祥應貢對策合旨除中書博士時
南土未賓世祖親駕遣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

洲以祥爲軍司略地至于陳汝淮北之民詣軍
降者七千餘戶遷之於兗豫之南置淮陽郡以
撫之拜祥爲太守加綏遠將軍流民歸之者萬
餘家勸課農桑百姓安業世祖嘉之賜以衣馬
遷河間太守有威恩之稱太安中徵拜中書侍
郎民有千餘上書乞留數年高宗不許卒官追
贈定州刺史平棘子謚曰憲

子安世幼而聰悟興安二年高闕引見侍郎博
士之子簡其秀雋者欲爲中書學生安世年十

一高宗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甚有次第即以爲學生高宗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當負居父憂以孝聞天安初拜中散以溫敏恭慎顯顯如相愛之累遷主客令蕭順使劉纘朝貢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爲典客安世曰三代不共禮五帝各異樂安足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名鴻臚

魏傳中

十一

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二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亦由石頭之於番禺耳國家有江南使至多出藏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客服者貨之令使任情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太賤當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賤同耳藥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受寶故無川無金山無玉纘初拜大市得安世言患而罷遷主客給事中時民困飢流散豪左多有占奪安世乃上

疏曰臣聞量地畫野經國大式邑地相參致治之本井稅之與其來日久田萊之數制之以限蓋欲使土不曠功民用游力雄擅之家不獨膏腴之美單陋之夫亦有頃畝之分所以恤彼貧微抑茲貪欲同富約之不均一齊民於編戶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旣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毀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彊宗豪族肆其侵凌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

鄉老所惑群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爭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闢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土難復宜更均量審其徑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戶矣又所爭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虛妄之民絕望於覬覦守

分之士永免於凌奪矣高祖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此矣出爲安平將軍相州刺史假節趙郡公敦勸農桑禁斷淫祀西門豹史起有功於民者爲之修飾廟堂表薦廣平宋讎陽平路恃慶皆爲朝廷善士初廣平人李波宗族彊盛殘掠生民前刺史薛道擿親往討之波率其宗族拒戰大破擿軍遂爲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姓爲之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

世設方略誘波及諸子姪三十餘人斬于鄴市境內肅然以病免太和十七年卒于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謚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疆當世延昌末司徒行參軍遷司徒長兼主簿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爲其友正主簿于時民多絕戶而爲沙門瑒上言禮以教世法導將來跡用旣殊區流亦別故三千之罪莫大不孝不孝

之大無過於絕祀然則絕祀之罪重莫甚焉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也正使佛道亦不應然假令聽然猶須裁之以禮一身親老棄家絕養既非人理尤乖禮情埋滅大倫且闕王貫交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斯言之至亦爲備矣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又今南服未靜衆役仍煩百姓之情方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捐棄孝慈比屋而是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言以瑒

嘉靖八年補刊

魏書傳四十一

十五

黃瓏

爲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太后責之瑒自理曰竊欲清明佛法使道俗兼通非敢排棄真學妄爲訾毀且鬼神之名皆通靈達稱自百代正典叙三皇五帝皆號爲鬼天地曰神祇人死曰鬼易曰知鬼神之情狀周公自美亦云能事鬼神禮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是以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應世導俗其道幽隱名之爲鬼愚謂非謗且心無不善以佛道爲教者正可未達衆妙之門耳靈太后

雖知瑒言爲允然不免遲等之意獨罰瑒金一
兩轉尚書郎加伏波將軍隨蕭寶夤西征以瑒
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
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夤見
瑒至乃拊瑒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每
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又啓瑒爲左丞
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啓爲中
書侍郎還朝除鎮遠將軍岐州刺史坐辭不赴
任免官建義初於河陰遇害時年四十五初贈

嘉靖八年補刊

魏書傳四十一

十六

黃啓

鎮東將軍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太昌中重贈
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瑒
倣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曰士
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爲老博士
也與弟謚特相友愛謚在鄉物故瑒慟哭絕氣
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之中形骸毀悴人倫
哀歎之瑒三子

長子義盛武定中司徒倉曹參軍

瑒弟謚字永和在逸士傳

謚弟郁字永穆好學沉靜博通經史自著作佐郎爲廣平王懷友懷深相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明所荅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諸博士率不講說朝夕教授惟郁而已謙虛雅寬甚有儒者之風遷廷尉少卿加冠軍將軍轉通直散騎常侍建義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散騎常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尋領給

嘉靖八年補刊

魏書傳四十一

十七

黃瑒

事黃門侍郎三年春於顯陽殿講禮詔郁執經解說不窮群難鋒起無廢談笑出帝及諸王公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侍都督定冀相滄殷五州軍事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子士謙儀同開府參軍事

李冲字思順隴西人敦煌公寶少子也少孤爲長兄滎陽太守承所攜訓承常言此兒器量非恒方爲門戶所寄冲沈雅有大量隨兄至官是

時牧守子弟多侵亂民庶輕有乞奪冲與承長子韶獨清簡皎然無所求取時人美焉顯祖末爲中書學生冲善交遊不妄戲雜流輩重之高祖初以例遷祕書中散典禁中文事以脩整敏惠漸見寵待遷內祕書令南部給事中舊無三長惟立宗主督護所以民多隱冒五十三家方爲一戶冲以三正治民所由來遠於是創三長之制而上之文明太后覽而稱善引見公卿議之中書令鄭羲祕書令高祐等曰冲求立三

長者乃欲混天下一法言似可用事實難行羲曰不信臣言但試行之事敗之後當知愚言之不謬太尉元丕曰臣謂此法若行於公私有益咸稱方今有事之月校比民戶新舊未分民必勞怨請過今秋至冬閑月徐乃遣使於事爲宜冲曰民者實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若不因調時百姓徒知立長校戶之勤未見均徭省賦之益心必生怨宜及課調之月令知賦稅之均旣識其事又得其利因民之欲爲之易行著

作郎傅思益進曰民俗既異必宜不同九品差

謂為日已久一旦改法恐成擾亂皇后曰正三

長則課有常淮賦有恒分苟可出僥倖

之人可止何為而不可非異然惟以

變法為難更無異義遂立三長公便之遷中

書令加散騎常侍給事中如故尋轉南部尚書

賜爵順陽侯冲為文明太后所幸心寵日盛賞

賜月至數千萬進爵隴西公密致寶御物以

充其第外人莫得而知焉冲家素清貧於且始

三百五十一 魏傳四十一

十九

釋

為富室而謙以自牧積而能散近姻族逮于

鄉閭莫不分及虛已接物垂念衰舊與淪屈

由之躋叙者亦以多矣時以此稱之初冲兄佐

與河南太守來崇同自涼州入國亦有微嫌佐

因緣成崇罪餓死獄中後崇子護入糾佐贓罪

佐及冲等悉坐幽繫會赦乃免佐銜之至冲

寵貴綜攝內外護為南部郎深慮冲所陷常

求退避而冲每慰撫之惟必不濟

冲乃具奏與護本末嫌遂得不坐

冲從甥陰始孫孤貧往來冲家至如子姪有人
求官因其納馬於冲始孫輒受而不爲言後假
方便借冲此馬馬主見冲乘馬而不得官後乃
自陳始末冲聞之大驚執始孫以狀款奏始孫
坐死其處要自厲不念愛惡皆此類也是時循
舊王公重臣皆呼其名高祖常謂冲爲中書而
不名之文明太后崩後高祖居喪引見待接有
加及議禮儀律令潤飾辭旨判定輕重高祖雖
自下筆無不訪決焉冲竭忠奉上知無不盡出

入憂勤形於顏色雖舊臣戚輔莫能逮之無不
服其明斷慎密而歸心焉於是天下翕然及殊
方聽望咸宗竒之高祖亦深相仗信親敬彌甚
君臣之間情義莫二及改置百司開建五等以
冲參定典式封滎陽郡開國侯食邑八百戶拜
廷尉卿尋遷侍中吏部尚書咸陽王師東宮旣
建拜太子少傅高祖初依周禮置夫嬪之列以
冲女爲夫人詔曰昔軒皇誕御垂棟宇之構爰
歷三代興宮觀之式然茅茨土階昭德於上代

層臺廣廈崇威於中葉良由文質異旨華朴殊
禮故也是以周成繼業營明堂於東都漢祖聿
興建未失於咸鎬蓋所以尊嚴皇威崇重帝德
豈好奢惡儉苟敝民力者哉我皇運統天協纂
乾曆銳意四方未遑建制宮室之度頗為未允
太祖初基雖粗有經式自茲厥後復多營改至
於三元慶饗良方國充庭觀光之使具瞻有闕朕
以寡德猥承洪緒運屬休期事鍾昌運宜遵遠
度式茲宮宇指訓規模事昭於平日明堂太廟
已成於昔年又因往歲之豐資藉民情之安逸
將以今春營改正殿違犯時令行之惕然但朝
士多寒事殊南夏自非裁度當春興役但暑則
廣制崇基莫由克就成功立事非委賢莫可改
制規模非任能莫濟尚書沖器懷淵博經度明
遠可領將作大匠司空長樂公亮可與大匠共
監興繕其去故崇新之宜脩復太極之制朕當
別加指授車駕南伐加沖輔國大將軍統衆翼
從自發都至於洛陽霖雨不霽齊仍詔六軍發軔

高祖戎服執鞭御馬而出羣臣啓顙於馬首之前高祖曰長驅之謀廟筭已定今大軍將進公等更欲何云沖進曰臣等不能折衝帷幄坐制四海而令南有竊號之渠真臣等之咎陛下以文軌未一親勞聖駕臣等誠思亡軀盡命効死戎行然自離都淫雨士馬困敝前路尚遙水潦方甚且伊洛境內小水猶尚致難況長江浩汗越在南境若營舟楫必須停滯師老糧乏進退爲難矜喪反旆於義爲允高祖曰同之忌前

已具論卿等正以水雨爲難然天時頗亦可知何者夏旣炎旱秋故雨多玄冬之初必當開爽比後月十閒若雨猶不已此乃天也脫於此而晴行則無害古不伐喪謂諸侯同軌之國非王者統一之文已至於此何容停駕沖又進曰今者之舉天下所不願唯陛下欲之漢文言吾獨乘千里馬竟何至也臣有意而無其辭敢以死請高祖大怒曰方欲經營宇宙一同區域而卿等儒生屢疑大計斧鉞有常卿勿復言策馬將

出於是大司馬安定王休兼左僕射任城王澄等並殷勤泣諫高祖乃諭羣臣曰今者興動不小動而無成何以示後苟欲班師無以垂之千載朕仰惟遠祖世居幽漠違衆南遷以享無窮之美豈其無心輕遺陵壤今之君子寧獨有懷當由天工人代王業須成故也若不南遷即當移都於此光宅土中機亦時矣王公等以爲何如議之所決不得旋踵欲遷者左不欲者右安定王休等相率如右南安王楨進曰夫愚者聞

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行至德者不議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非常之人乃能非常之事廓神都以延王業度土中以制帝京周公啓之於前陛下行之於後固其宜也且天下至重莫若皇居人之所貴寧如遺體請上安聖躬下慰民望光宅中原輟彼南伐此臣等願言蒼生幸甚羣臣咸唱萬歲高祖初謀南遷恐衆心戀舊身示爲大舉因以憐定羣情外名南伐其實遷也舊人懷土多所不願內憚南征無敢言者於是

定都洛陽冲三曰於高祖曰陛下方修周公之制
定鼎成周然營建六寢不可遊駕待就興築城
郭難以馬上然曰訖願暫還北都令臣下經造功
成事訖然後備災物之章和玉璽之響巡時南
徙軌儀土中真祖曰朕將巡省方岳至鄴小停
春始便還未宜遂不歸北尋以冲爲鎮南將軍
侍中少傅如故委以營構之任改封陽平郡開
國侯邑戶如先車駕南伐以冲兼左僕射留守
洛陽車駕渡淮別詔安南大將軍元英平南將

嘉靖八年補刊

魏書傳四十一

二十四

病

軍劉藻討漢中召雍涇岐三州兵六千人擬戍
南鄭剋城則遣冲表諫曰秦州險阨地接羗夷
自西師出後餉援連續加氏胡叛逆所在奔命
運糧擐甲迄茲未已今復豫差戍卒懸擬山外
雖加優復恐猶驚駭脫終攻不剋徒動民情連
胡結夷事或難測輒依旨密下刺史待軍剋鄭
城然後差遣如臣愚見猶謂未足何者西道險
阨單徑千里今欲深戍絕界之外孤據群賊之
口敵攻不可卒援食盡不可運糧古人有言雖

難之長不及馬腹南鄭於國實爲馬腹也且昔
人攻伐或城降而不取仁君用師或撫民而遺
地且王者之舉情在拯民夷寇所守意在惜地
校之二義德有淺深惠聲已遠何遽於一城哉
且魏境所掩九州過八民人所臣十分而九所
未民者惟漠北之與江外耳羈之在近豈急急
於今日也一旦待大開疆宇廣拔城聚多積資糧
食足支敵然後置邦樹將爲吞并之舉今鍾離
壽陽密邇未拔諸城新野跬步弗降所剋者舍

之而不取所降者撫之而旋戮東道旣未可以
近力守西蕃寧可以遠兵固若果欲置者臣恐
終以資敵也又今建都土中地接寇壤方須大
收死士平蕩江會輕遣單寡棄令陷沒恐後舉
之日衆以留守致懼求其死効未易可獲推此
而論不成爲上高祖從之車駕還都引見冲等
謂之曰本所以多置官者慮有令僕闇弱百事
稽墜若明獨聰專則權勢大併今朕雖不得爲
聰明又不爲劣闇卿等不爲大賢亦不爲大惡

且可一兩年許小曾官司高祖自鄴還京汎舟
洪池乃從容謂沖曰朕欲從此通渠於洛南伐
之日何容不從此入洛從洛入河從河入汴從
汴入清以至於淮下船而戰猶出戶而闢此乃
軍國之大計今溝渠若湏二萬人以下六十日
有成者宜以漸修之沖對曰若爾便是士無遠
涉之勞戰有兼人之力遷尚書僕射仍領少傅
改封清淵縣開國侯邑戶如前及太子恂廢沖
器少傅高祖引見公卿於清徽堂高祖曰聖人

少大寶惟位與功是以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

德極中天創居嵩洛雖大構未成要自條紀略

舉但南有未賓之豎兼兇蠻密邇朕夙夜悵惋

良在於茲取南之計決矣朕行之謀必矣若依

近代也則天子下帷深宮之內準上古也則有

親行行延七百魏晉不征旋踵而殞禘之脩短

在德不征今但以行期未知早晚知幾其神

乎朕既非神焉能知也而頃來陰陽卜術之士

咸勸朕今征必尅此既家國大事宜共君臣各

盡所見不得以朕先言便致依違退有同異冲對曰夫征戰之法先之人事然後卜筮今卜筮雖吉猶恐人事未備今年秋稔有損常實又京師始遷衆業未定加之征戰以爲未可宜至來秋高祖曰僕射之言非爲不合朕意之所慮乃有社稷之憂然咫尺寇戎無宜自安理湏如此僕射言人事未從亦不必如此朕去卜七年擁二十萬衆行不出畿甸此人事之盛而非天時往年乘機天時乃可而闕人事又致不捷若待

嘉靖八年補刊

魏書卷四十一

二十七

黃琳

人事備復非天時若之何如僕射之言便終無征理朕若秋行無剋捷三君子並付司寇不可不入盡其心罷議而出後世宗爲太子高祖醮於清徽堂高祖曰皇儲所以纂歷三才光昭七祖斯乃億兆咸悅天人同泰故延卿就此一醮以暢忻情高祖又曰天地之道一盈一虛豈有常泰天道猶爾況人事乎故有升有黜自古而然悼往欣今良用深歎冲對曰東暉承儲蒼生咸幸但臣前忝師師傅弗能弼諧仰慙天日慈造

寬含得預此醮慶愧交深高祖曰朕尚弗能革
其昏師傅何勞愧謝也後尚書疑元拔穆泰罪
事沖奏曰前彭城鎮將元拔與穆泰同逆養子
降壽宜從拔罪而太尉咸陽王禧等以爲律文
養子而爲罪父及兄弟不知情者不坐謹審律
意以養子於父非天性於兄弟非同氣敦薄既
差故刑典有降是以養子雖爲罪而父兄不預
然父兄爲罪養子不知謀易地均情豈獨從戮
乎理固不然臣以爲依據律文追戮於所生則

嘉靖八年補刊

魏書得四十一

二十八 黃銑

從坐於所養明矣又律惟言父不從子稱子不
不從父當是優尊厲卑之義臣禧等以爲律雖
不正見互文起制於乞也舉父之罪於養也見
子坐是爲互起互起兩明無罪必矣若以嫡繼
養與生同則父子宜均祇明不坐且繼養之注
云若有別制不同此律又令文云諸有封爵若
無親子及其身卒雖有養繼國除不襲是爲有
福不及已有罪便預坐均事等情律令之意便
相矛盾伏度律旨必不然也臣沖以爲指例條

尋罪在無疑準令語情頗亦同式詔曰僕射之
議據律明矣太尉等論於曲矯也養所以從戮
者緣其已免所生故不得復甄於所養此獨何
福長處吞舟于國所以不載者重列爵特立制
因天之所絕推而除之耳豈復報對刑賞于斯
則應死可特原之冲機敏有巧思北京明堂圓
立太廟及洛都初基安處郊兆新起堂寢皆資
於冲勤志彊力孜孜無怠日理文簿兼營匠制
几案盈積剖劂在手終不勞厭也然顯貴門族

務益六姻兄弟子姪皆有爵官一家歲祿万匹
有餘是其親者雖復癡龍耳無不超越官次時論
亦以此少之年纔四十而鬢髮班白姿兒豐羨
未有衰狀李彪之入京也孤微寡援而自立不
羣以冲好士傾心宗附冲亦重其器學禮而納
焉每言之於高祖公私共相援益及彪爲中尉
兼尚書爲高祖知待便謂才復藉冲而更相輕
背惟公坐斂袂而已無復宗敬之意也冲頗銜
之後高祖南征冲與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並以

彪倨傲無禮遂禁止之奏其罪狀冲手自作家
人不知辭^止也激切因以自効高祖覽其表歎悵
者久之既而曰道固可謂溢也僕射亦爲滿矣
冲時震恐數數責彪前後愆悖瞋目大呼投打
几案盡收御史皆泥首面縛言辱肆口冲素性
溫柔而一日暴恚遂發病荒悖言語亂錯猶拒
腕叫^四言稱李彪小人醫藥所不能療或謂肝藏
傷裂旬有餘日而卒時年四十九高祖爲舉哀
於懸瓠發聲悲泣不能自勝詔曰冲貞和資性

德^善樹身訓業自家道素形國太和之始朕在
窮齡早委機密實康時務鴻漸瀍洛朝選開清
升冠端右惟允出納忠肅柔明足敷睿範仁恭
信惠有結民心可謂國之賢也朝之望也方昇
寵秩以旌功舊奄致喪逝悲痛于懷既留勤應
陟兼良宿宜褒可贈司空公給東園祕器朝服
一具衣一龍裘贈錢三十万布五百匹蠟二百斤
有司奏諡曰文穆葬於覆舟山近杜預冢高祖
之意也後車駕自鄴還洛路經冲墓左右以聞

高祖出疾望墳掩泣久之詔曰司空文穆公德為時宗勳簡朕心不幸徂逝託墳邱嶺旋變覆舟躬睇塋域悲仁惻舊有慟朕衷可遣太牢之祭以申吾懷及與留京百官相見皆叙冲亡沒之故言及流淚高祖得留臺啓知冲患狀謂右衛宋弁曰僕射執我樞衡揔釐朝務清儉居躬知寵已久朕以仁明忠雅委以台司之寄使我出境無後顧之憂一朝忽有此患朕甚懷愴慨其相痛惜如此冲兄弟六人四母所出頗相忿

魏書傳四

三十一

薛志云

閱及冲之貴封祿恩賜皆以共之內外輯睦父亡後同居二十餘年至洛乃別第宅更相友愛久無間然皆冲之德也始冲之見私寵也兄子韶恒有憂色慮致傾敗後榮名日顯稍乃自安而冲明目當官圖為已任自始迄終無所避屈其體時推運皆此類也

子延寔等語在外戚傳

史臣曰燕趙信多奇士李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遠甚世祖雄猜嚴斷崔浩已見誅夷而入

參心膺出幹政事獻可替否無際可尋故能從容任遇以功名始卒其智器固以優乎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李冲早延寵眷入幹腹心風流識業固乃一時之秀終協契聖主佐命太和位當端揆身任梁棟德洽家門功著王室蓋有魏之亂臣也

列傳第四十一

魏書五十三

魏書傳四十一

三十二

薛志貞
二伯年二十

高氏小史魏書列傳第四十五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其傳云李安世趙郡人也宣城公孝伯之兄子父祥中書博士今魏書諸本祥及安世事皆附此卷孝伯傳後按李肇經史釋題揚九齡經史目錄第四十五卷高祐崔挺李安世三人宗諫史目殷藏用十三代史目惟高祐崔挺而無李安世此卷史臣論安世及瑒郁與北史同疑李延壽用魏收舊語或後人移安世傳附于伯因取北史論安世

父子事於此篇亦不可考證故載諸目錄同異以備傳疑

